

日語語法 研究史

劉耀武 著

にほんごぶんぽうけんきゅう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日语语法研究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刘耀武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点,对日本从江户时代到近现代的各语法学家的语法思想、方法论基础,特别是受西方哲学家思想影响的语法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本书采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各语法学派纵的继承关系和横的思想联系等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对各语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阐明了独特的见解。

本书是各大专院校日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理想的日语语法史教材,也是广大日语教师、日语研究人员、翻译人员和日语爱好者的必备参考书。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责任编辑 尹学义

日语语法研究史

刘耀武 著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字数 500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书号 ISBN7-04-004309-2/H·469

定价 19 元

日语语法研究史

刘耀武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 言

我和刘耀武先生初次见面,记得是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上。因为我们都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虽说我们交往不算太久,但却给人以已有几十年交情的感觉。当然,在这以前早就知道刘先生的名字。刘先生的某些著作早就拜读过。因此,加起来,认识的时间也就不算很短了。但这只不过是小小的理由,而大的理由应该说是刘先生的人品。他为人真挚、诚恳、稳健、和善而又开朗。在学问上虽然已有丰硕的成果,但还具有青年学生般的钻研精神。正因如此,我对刘先生由衷地尊敬。

我不喜欢那种只顾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交往。我喜欢推心置腹的坦诚的交往。我们之间正是这样,做到了相互了解,以诚相见。刘先生具有一种纯朴的大陆的从容不迫的大人物的胸怀,对我的任性,有所包涵。正因如此,我们之间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比我年长许多。他是中国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学者,能够和我保持长期的亲密的友谊,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刘耀武先生于1991年9月至12月,长达三个月,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研究员来到筑波大学文艺言语学系我的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工作非常出色。除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收集大量资料外,他分秒必争,进行语法理论的潜心研究。

本来,有些工作可以回国后慢慢进行,但他不辞辛苦,每月写出150页,最后完成400余页的研究笔记。本书的出版,正是他在日本期间刻苦钻研的结晶。在他回国以前,我曾拜读过本书的目录。全书包括十六章,是一部巨著。远自江户时代本居宣长、富士

谷成章等人的研究,近至现代语法理论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全书结构十分宏伟。

刘先生对现在中国日语教育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认为,现在的日语教育重视生活和实用主义,无疑有其优点,同时也有一定的缺点。也就是说,缺少一贯性和规律性,而且容易分散。语法教学的体系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语法理论教育。我有同感,也认为,除有实用目的学习日语者外,凡是研究日语或者教授日语者,确实有必要加强语法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本书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是中国未曾有过的著作。刘先生对各种语法理论的观点和评论,津津有味。

本书对所有学习日语语法理论,特别是研究日语语法理论的人来说,颇具指导意义。本书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学术著作。

筑波大学教授,文艺、言语学系主任

国语学会理事

国语审议会委员

文学博士 北原保雄

1992年10月

前 言

《日语语法研究史》一书和读者见面了。这对我来说,乃是宿愿克遂。这是我多年来,在给研究生讲“日语语法史”这门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应该指出,1991年9~12月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去日本筑波大学进行语法理论研究,正是本书完成的契机。其间曾得到筑波大学文艺、言语学系主任北原保雄教授的指导,再次表示衷心谢意。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也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共包括十六章,江户时代,主要进行了本居宣长、富士谷成章、铃木朗、本居春庭、东条义门、富樫广荫等六位语法学家的语法体系、语法思想及其主要著作的分析与评论。明治以后,主要研究了鹤峰戊申、大槻文彦、三矢重松、山田孝雄、松下大三郎、桥本进吉、时枝诚记、佐久间鼎、三上章等九位语法学家的业绩。探讨了其中某些语法学家受西洋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各种思潮的影响,譬如桥本语法受索绪尔句段学的影响,时枝语法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等等。而且明治以后大正、昭和时期的语法思想大都来自江户时代的国语学传统,换句话说,江户时代的语法思想是日本近代语法思想的源流。本书尽量明确日本语法研究中古今、内外、纵横的关系。对日语语法研究能够有个深层次、广范围的了解,无疑会对我国日语语法教学与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并且能够推动我国日语语法研究向前发展。

关于日本现代著名语法学家的语法思想、体系及语法著作,由于篇幅所限,暂且割爱,有待他日深入研究。不过我对渡边实、北原

保雄、奥田靖雄、铃木重幸、井上和子、奥津敬一郎等先生的语法学说和各学派的观点，颇感兴趣。并在不断地学习和研究，而且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运用了他们的理论。同时，从这些语法学家的身上学到许多新的语法思想和方法。总之，从他们的语法研究历程，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语法学家的生平。因为，我认为一位学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而且是经过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刻苦钻研，努力奋斗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一生。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所留下的足迹，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后人应该学习和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我们说，学者的生平与他的业绩紧密地联系着。要想深入领会他的学术思想，必须首先研究他的生平。

其次，本书可能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殷切地希望日语界同行及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最后，本书出版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外文编辑室主任尹学义同志的大力支持，特表谢忱。

本书付印的校对工作由方懋同志王淑荣同志及六名研究生同学担任，也深表谢意。

作 者

1992年9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	1
第二章	江戸時代の语法研究	14
第三章	富士谷成章研究	37
第四章	铃木朗研究	61
第五章	本居春庭研究	82
第六章	东条义门研究	107
第七章	富樫广荫研究	125
第八章	鹤峰戊申、大槻文彦研究	144
第九章	三矢重松研究	174
第十章	山田孝雄研究	189
第十一章	松下大三郎研究	231
第十二章	<u>桥本进吉研究</u>	278
第十三章	时枝诚记研究	320
第十四章	佐久间鼎研究	397
第十五章	三上章研究	418
第十六章	<u>现代语法研究</u>	435
附 录	参考书目	647

第一章 序 论

所有学说都是其自身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所谓学问,既是个人探求的过程,同时也是历史、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一位语法学家的学说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学说史的研究。这里有着各种学说相互联系的必然性。因为每一位语法学家,每一部语法著作大都有着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当我们研究某人的语法学说时,除了看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看他的体系和个人创造性以外,还应该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特别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学说研究与学说史的考察紧密地联系着。也就是说,应该从整体中把握个体。我们进行语法研究,如果不对已有学说的成果及其历史意义加以研究,就不可能有所进步。一切进步都是以过去业绩的积累及其发展过程为媒介,才能够实现。所有新的开始和成就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不以历史与传统为媒介的创造,都只能是奇谈怪论。

因此,我们说一部语法学研究史应该是语法学的和历史的著作。我们既不能离开社会的发展来研究语法学的发展,也不能用社会的发展来代替语法学的发展。在研究中必须克服这两种倾向。日语语法研究史的任务是,研究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主要的语法思想,各种语法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各种语法著作及其间的联系和影响。具体来说,日语语法研究史的任务是:①论述日语语法学的成立及发展;②评论日本明治以前及明治以后的语法学家及其著作在日语语法史上的地位;③借鉴日本语法学家好的地方和思想,指导我国日语语法学的学习与研究,做到洋为中用。

第一节 日语语法研究史的分期

这里所谓语法研究史,广义来说,它是日语学史的组成部分。所谓日语语法研究史,一句话,是研究日语语法学的形成过程。这里所说的“学”是指自觉意识而言。语法学史是以有体系的学说为基础,对日语语法规律自觉意识发展的过程。对语法的自觉意识是指,第一,明确的自觉表现的学说(著述)或者论文;第二,虽说不是学说或著作的形式,但却是对本国语语法某种规律的意识,例如训点、拼写及作歌法的继承、古典注释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实,并以它们为媒体来明确语法自觉意识的展开过程。其次是语法学史的领域问题,第一,作为语法学史资料的著作、传记以及其他文献的基础研究;第二,考察各种学说的内容及以前学者的朴素的学术思想,从理论上研究其学说的成立、价值、相互联系及展开规律等等;第三,此种学说及其思想意识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明确此种意义的社会学、文化史的研究。上述三方面的研究,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我们才能了解学说史的全貌。今天,日本日语学史的研究,第一,在文献学领域进行着比较充分的研究,而第二的理论领域和第三的社会史与文化史方面与前者相比给人一种尚未开拓之感。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看,以同一种国语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就有几种学说和见解。其原因是,各个时代出现一些新的学说,人们往往认为某种特定学派或学说为正统,而把其他学说看作左道旁门、异端邪说,一股脑儿地加以否定或者压制。我们认为,语法学说之间有着相互联系。关于学说的成立时代,乍一看似乎是个别发生的。然而从其根本上来看,则有着某种发展的原理,否则就无法撰

写这门有规律的科学即日语语法研究史。因此,关于语法学说的成立和发展规律,特别是语法学说形成的思想根源是本书研究的主要课题。我们认为,学说有各种各样,时代也有所不同,并且存在着交替现象,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规律。一般都把从前静止的学说史的观点称为静态史观,而把现代的观点称为动态史观。

现在,在写学说思想史或者进行学说批判的时候,大都遵循下列三个原则:第一,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都有一定的本质倾向,而代表这个时期或时代的学说,不管自觉与否,都有一定的思想、构成原理、方法和工作结果。即所谓的本质观;第二,语法思想史是在代表该时期或时代的学说的构成原理或方法发生“矛盾”,或者产生“剩余”时,下一个学说开始发展起来,即所谓的发展原理;第三,语法学说的时代划分,是在代表学说的原理、方法发生矛盾,出现断层的时候,必须进行的工作。

在文化史、社会史方面,任何一门学问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文化水准,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关系,特别是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突然产生是不可能的。语法学说也是当时社会、文化水平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映。比如说,日语学在古代或中世纪社会里,是神秘的言灵信仰的语学意识,定家假名用法的出现,小路式的技术、传承的学问意识的传播,到了近世庶民兴起的时代,本居语学和义门、真渊的学问与中世相比,则更加自由和解放,出现了客观的日语学。以前的秘传、口传等已经销声匿迹。到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政治、文化迅速欧化,出现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有了资本主义上升的趋势。因而诞生了打破传统、启蒙、折衷、合理主义和规范的日语学及各种语法学说。如大概语法学说、山田语法学说等完全符合此种倾向。当然,向近代寻求言灵语学和传承语学,

相反，向古代、中世寻求合理的、体系的、解放的语学则等于缘木求鱼，背道而驰。

因此，一种学说、学术意识或者语法思想都具有与时代、社会的对应关系，则毫无疑问。我们认为，对日语语法思想史都必须进行此种考察。

根据上述思考，本书将日语语法史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古代（奈良、平安时代）……记录编辑语学时代（胚胎时期）

第二期，中世（镰仓、室町时代）……传承语学时代（诞生时期）

第三期，近世（江户时代）……注释语学时代（展开时期）

第四期，近代（明治以后）……近代语学时代（更新时期）

上述分期中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学说意识的性质，其发展规律和史的进程。如第一期，之所以称为记录编辑语学时代，是因为日本古代自中国引进文字开始记录。逐渐发现两国语言的不同，宣命书和万叶假名都以ヲコト点等“表记法”为主进行记录和编辑。因而成为产生此种语学意识和语法思想的时代。

第二期为传承语学时代，这是因为发现日语手尔远波语法功能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已经发生变化的平安朝语言的系结法则和假名用法的觉悟，这些都作为作歌和写文章的“技术”传承下来。定家假名用法、手尔乎波大概抄，柿小路式的出版，就是这种觉悟的表现。这里有着贵族传承的性质。

第三期为注释语学时代，这是以万叶集、古事记、源氏物语等文献注释为中心的语学成立的时代。对古典语和文献的反省和觉悟更加深入，逐渐脱离前期传承技术的学说意识，充分反映着近世町人社会商业资本的性质。自由研究的气氛更加浓厚，此时不断涌现一些文献学家和语法学家，如：契冲、真渊、义门、宣长等人，同时

也是一个产生优秀成果的时代。此时，语学从属于国学和古典修辞学。

第四期为近代语学时代，也是由于西欧近代科学的引进，日语学性质有所更新的时代。此时建立了系统的逻辑体系的学问，语学不再是国学和文献学的手段，离开从属地位，开始独立研究的时代。日本语学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到今天。同时由于对近代各种倾向进行反省、批判以及再认识，才把这一时期称为现代。

此外，上述四个时代还可进行若干下位细分，或者有人主张划分为近代和近代以前这样两大时期，本书分为明治维新以前和明治维新以后，即采取了两大时期的二分法，也可能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分法。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日语的自觉意识是按（一）胚胎期→（二）诞生期→（三）发展期→（四）更新期这样的顺序发展起来的。即通过（一）至（四）这样四个时期，其学说意识和学说，近代以后所说有自己目的的“独立学问”的性格已经淡薄，不管如何进行精细的研究，也是作为记录编辑和作歌、注释技术的语学，有着作为国学乃至文献学的辅助手段从属于语学的性质。而且此种意识大体上是自然发生和内发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带有“直观和现象记述”，所谓“即自”（ansich）的性质，仍然是以“自己本身”作为对象，还未发展到“对自”（fur sich）的自觉意识的阶段。把自己本身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自觉的、有体系的发问。很明显，这还是明治转换期、更新期以后的事。这里所说的明治期，就是日语学说史、语法学史、语法思想史上的屈折期、更新期。日语的组织、结构、体系成为语法学的基本问题，正是近代以后的事。因此，语法思想史可以以明治维新前后的屈折点为界限，分为两大倾向。明治以前“即自”的日语学，多半以古典的记录、作歌、注释为基础，因此称为“古

典日语学时代”，明治开始以后有了“对自”倾向的语法学，则称之为“近代日语学时代”。

本书对“即自”的古典语法学和“对自”的近代语法学一视同仁，同等对待，是因为古典语法学对日语进行了本质的研究，是后来许多卓越学说的源泉，尽管在体系和理论上还不够完善，但作为资料乃至源泉这一点绝不容忽视。因此，我们觉得把古典语法学与现代语法学放在一个平面上加以研究，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捕捉到语法思想的来龙去脉，本书的宗旨正在于此。

首先谈谈近代语法学的性质。

明治以后，各种语法学说都成为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语法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语法思想史上“近代”的概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有人认为，上限大约为明治维新前后，下限为大正时期到昭和初期，即到昭和 10 年左右。此后，可以称为“现代”。德川时代经过三百年的锁国和封建制度，使日本的近代比西欧各国稍晚了一个时期，我们之所以以明治维新前后为上限，是因为这几乎是历史学界的定论。因此，把下限往后推迟了。

明治前期的历史巨变，不单是指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而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从西欧传来语言学、语法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而且还有自然科学成果的引进和移植，使语法研究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致使古典日语学不能再停留在直观的、现象的、封闭的“即自”的阶段。这和明治维新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和各先进国家的交往，必须有自己作为独立国家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样，日语学、语法学为了更新和再出发也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虽说有西欧文化的引进和移植，但这件事并不单纯是外来、引进、流入等被动而静止的现象。日本的现代化与其说是日本自己的历史现象，莫如说是世界史的一环。一个封闭的、封建的岛

国,必须打破自己的封闭性,即自性,以崭新的姿态参加近代世界即当时的国际社会,这才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没有及时地做到此点,但“文明开化”浪潮从内外两个方面向日本汹涌袭来。

因此,不仅是政治和社会制度,学术上也有必要和西欧各先进国家采取共同即普遍的形式和体裁。而且这时,日本必须从自己后进的事实出发,迅速改革和整顿,奋起赶上西欧。所以,首先要引进的就是西洋各种学说的研究成果,即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此外,对于产生优秀成果的西欧学术的“方法论”和“思想方法”,实际上没有空闲时间,从根本上慢慢学习或者批判吸收,作为迅速的摄取法就是引进现成的“体系”。从世界共同的学术中按自己现代化的需要来进行自己的改造。日语学界也不例外,也不得不适应此种需求。把“荷兰文典”原封不动地直译成日语加以应用,鹤峰戊申的《语学新书》就是语法学界的先驱。接着,田中义廉的《小学日本文典》(明治七年),中根淑的《日本文典》(明治九年)相继出版。此种倾向还表现在英文典的体系和原来古典日语学语法学说的折衷、综合和集其大成。在这方面主要以大概语法学说为代表。与此相似的有“山田语法学说”与“三矢语法学说”,不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增加了纯化度而已。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近代语法思想史的第一期,称为“开明语法学时期”,整个明治时期可以包括在这一时期之中。

开明语法学时期的特点是,西欧语法学体系和语法思想的引进,即以折衷、改编、综合为基础,①打破原来封闭的、非体系的性质;②“何谓日语”这种新的对自意识的产生;③不是作为其他学问的手段或者技术,而是为了自身的研究,即有了自己的目的性;④作为一国的标准文典要求规定体系的规范;⑤由比较、折衷而来的新的综合和开拓的创见性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述各种倾向。即

以日语的体系和规范为中心急需改革的时期。

如果再往细分,似乎可以分为大槻语法建立以前以西欧语法体系为主的“折衷时期”和其后三十年代以后以三矢学说、山田学说为代表的日本化、纯化的复古倾向时期。显然,这种分法和明治史的一般倾向相对应。但在学术的根本性质上,日本化和纯化的倾向,也没有脱离开明性。这里存在着西欧文明开化要素和传统日本要素巧妙地“二元的”折衷和结合。也就是说,从语法学的原理、方法和基本倾向来看,很难说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以西欧体系的“直译和折衷”为主,后者是对前者的“修正”(三矢语法学说),或者在“对立的”形式上(山田语法学说)向前发展,更加日本化,只有这点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可以把开明时期再分为前期与后期。而在学术性质的本质倾向上,与其说是差异,莫如说在共性方面更强一些。因此,把两者包括在一个时期,似乎更稳妥一些。

在上述以体系引进为中心的明治开明语法学时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是,“松下语法学说”和“桥本语法学说”。以此二说为顶点的第二期语法学,即“近代后期”的语法学,本书称之为“要素论语法学时期”。其间,以大正时期为中心,包括昭和十年以前。此时期为开明时期,所谓“素材”是传统的,日本的,“体系”是引进西欧的,是企图把自己的语法学建成西欧所说的“科学语法学说”的时代。这里所谓“科学的”,前期把“体系”这种框架的引进作为重点,还没有深入到构成学术的“方法”问题中来。此时期的语法学说,至少在方法上是固定的,而且是一元的,有着一贯性,并且适用于对象。在构成学说上有其根本的特色。即对“要素”(单词)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一元化体系的确立为目标。然而,在方法上,在西欧语言学乃至逻辑学的彻底应用上,两种语法学说,虽然外表不同,但可看出共同